

开满蔷薇的土路

梦中,时常有一条路横亘眼前,那是一条开满蔷薇的土路,也是一条通往故乡最普通的乡间黄土路。

如果说村庄是一位母亲,土路就像是村庄母亲的脐带,蜿蜒、曲折,在田间地头,牵引着村民走出村子,又牵引着他们归来。土路常年被村里的人畜踩踏,厚实、光洁。偶尔,有风旋起,土路上也会黄烟四起,迷蒙又奇幻。

最喜的是,土路两旁有连绵的野生蔷薇丛,宛如两道绿色的长城,拱卫在土路的两畔。这些野生蔷薇丛,不知是哪位祖先最早栽种的。一直以来,蔷薇丛就陪伴着土路,斗转星移,相依相偎。蔷薇丛长势旺盛,枝蔓分披,一到开花时节,粉的、白的、红的蔷薇花就会争相开放,缤纷、泼辣,把村庄点缀得如同水彩画。

在土路上走上几步,就看到了村前的老碾坊。老碾坊是一座简陋的矮房。鱼鳞瓦,土坯墙,两扇窗,一洞门。平时,老碾坊空寂、杂乱,是猫儿和鼠儿捉迷

藏的乐园。偶尔,路过的货郎,补锅匠,焗碗匠等人,也会在此临时落脚。只有到了逢年过节,老碾坊才会热闹起来。通常,是高脚兰婆先用清水,把石臼洗净后,大伙才纷纷扛来谷米,准备碾谷磨粉。米春好后,经过婆娘们的巧手拿捏,粉团就做成了麻花,汤圆,油粿子等脆香的吃食。

离开老碾坊,就来到了村口的池塘群。村上的池塘星罗棋布,宛如一湾璀璨的翡翠腰带,束在村庄的腰身。池塘群主要的池塘有七口,老人说,那是“七星连塘”,和天上的北斗七星相应和呢。

担水塘是村里最干净的塘,只供村人洗菜、淘米。担水塘的旁边就是水井。水井和水塘唇齿相依。遇到干旱时,担水塘的水不够喝,村里就会用水井的水淘米做饭。

沿着池塘群往前走,就来到了菜园。菜园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。一年四季,村人绣花般,把菜园侍弄得五彩缤

纷。春夏季,有红彤彤的辣椒,碧绿的西瓜,紫色的茄子,明黄的长豆。秋冬季,有雪白的萝卜,翠绿的卷心菜,绿茸茸的大蒜、芹菜、菠菜。菜园的特色蔬菜为村人的饭桌,提供源源不断的菜肴,村人吃出了健康,吃出了活力,一辈子都吃不厌烦。

在菜园中间,耸立着一座油榨坊。远远就能听到咚咚声,那是油锤猛击楔子的声响。油榨坊常年芬香四溢,那是菜籽油的清香。为善爷爷和他的兄弟常年经营着油榨坊。小时候,油榨坊是伙伴们最喜欢去的地方。除了油香盈鼻,伙伴们还可以坐上“旋转木马”。木马是一台木质结构的圆形碾盘,油菜籽炒到焦香时,再在碾槽里碾成粉后,才能做成菜桔饼。

离开油榨坊时,为善爷爷时常会把断损的铁箍送给我们。用细铁丝扎好铁箍,就成了最好的铁环。滚铁环,乡村小孩,谁不喜欢?

从油榨坊出来,甦上土路,再走上几

步,就到了村里的旱地。旱地地势高,常年缺水,是丘陵地。旱地虽贫瘠,但村人舍不得抛荒。他们深耕细翻,在旱地上种上高粱,玉米,番薯,还有花生,大豆等耐旱作物。碰到旱年,旱地上的农作物是颗粒无收。但第二年,村民还是会重新开垦,重新种上农作物,他们从来没有让旱地闲置过。村民都说,闲着也是闲着,种上了农作物就种上了希望。

随着旱地往下,经过一条长溪,跨过那座斑驳的石拱桥,铺展在眼前的就是辽阔的田园了,这里溪水纵横交错,田垄蜿蜒而行,白天有鸟雀翻飞,夜间有青蛙长鸣。

田园是村民劳作的主战场,一年到头,田园里人来人往,肩扛手提。春播、夏耕、秋收、冬藏,田园总有干不完的活。在岁月的更替中,田园绿了又黄,黄了又绿。绿的是希望,黄的是收获。村人祖祖辈辈在这片田园里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劳动的身影,在日月间,定格成了乡村最美的雕像。

◆笔走万象

鲁 君

糖饧香甜七月半

田野里,稻穗弯了腰。杨树上,知了抓紧仅有的短暂时刻,拼尽全力鸣叫,它知道肃秋即将来了。

节气已过处暑,天气依然酷热。卖糖饧(义乌人俗称“糖洋”“糖样”)的小贩多了起来,淡淡的焦糖味阵阵飘来,原来又到了“七月半、糖饧顿”的时节。

糖饧,俗称红糖米糕,一种棕红色的米糕,粘有红豇豆一类的六月豆,软硬适中,清凉味甜,口感很滑,比老豆腐多了些柔糯,比内酯豆腐多了些筋道。在过去,只在每年夏天才吃得着,因为它是放凉了以后才能吃的甜点。

如今,一年四季只要想,都可去集市上买到。只不过,因为文化传承记忆的力量,人们还是在这“七月半”前后,才会着意自制或想起去买糖饧。这时的糖饧,有一种特别的味道,这是哀思先人的奖赏,这是祝福生者的感觉。

这,是糖饧给我们的最美的味道记忆。

“卖糖饧,卖糖饧”,小时候听到这悠扬的声音,忍不住会偷偷拿家里的稻谷去换糖饧,小小的双手,接过那大大的荷叶盛着的糖饧,直接就往嘴巴里塞。那弹牙的口感,加上冰凉的感觉,味道好极了。这是属于义乌等浙中一带特有的童年记忆。

糖饧,这“饧”音(xí ng)在江南有多种汉字表示:如浙中义乌、东阳、磐安方言音表示有样、洋、泱、秧、烺、娘等,不一而足,而音就是地方方言或是因义而音了,这也看出统一文字的必要。通用的字词典里,“饧”有这么一个字意:糖块、面剂子等变软,如“糖饧了”。《康熙字典》:“饧,洋也。煮米消烂,洋洋然也”。这都形象地反映了这食品的形态。

我以为“糖饧”或“糖洋”最为规范,“糖秧”或“糖娘”最为美好。“糖秧”飘着乡土气息,插秧时吃的“糖”,田野的味道;“糖娘”最有江南韵味,美娘子的感觉,正如那“甜酒娘”之于甜酒酿一样。

食物,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每个重要的节日,都有相对应的食物。每个食物的背后,又有着相应的神话传说或民俗故事。糖饧也是有故事的食物。

《义乌市志》记载:“七月半,糖饧、索粉当一顿”。糖饧是“七月半”时令食物,说的是农历七月十五这天是中元节,民间相信祖先会在此时返家探望子孙,故需祭奠先人,大家不生火做饭,以前一天做好的糖饧为主食。给逝去的人一份看得见的挂念,自然是做一些吃食,蒸好了糖饧给那先人一份。在这伤感的节日里,好在还有这美食慰藉。

义乌做糖饧的主要材料有两样,粳米、红糖。制作流程是这样的:粳米浸泡数个小时,捞起来用清水冲洗;石磨把湿米磨成米浆,再把义乌红糖煎成糖浆倒入米浆桶内,充分搅拌再过筛网过滤;蒸布摊在蒸笼上,然后把混合好的米浆倒在蒸布上;盖上锅盖,大火蒸一个半小时左右起锅;把蒸笼的糖烺倒入竹匾上晾凉,划块即可。

我更喜欢一种红白相间的糖饧。做法是:磨好的米浆一分为二,一半加红糖成为红浆,一半加白糖做成白浆;锅里放上清水,把白净的蒸布铺整齐,先将一勺红浆均匀地浇在白布上,盖上盖蒸二十分钟;再将一勺白浆均匀地浇下,再蒸熟。一层红、一层白,交替相蒸。蒸好的糖饧腾到竹匾上摊凉,随后用线或者竹片斜割成一块一块成为菱形,切面红白相间,别有一番美感。

糖饧最传统正宗的吃法是用荷叶包着吃,有种格外的清香。以前田地农人不带碗筷,在地里割稻见有卖糖饧的,就拿稻谷换糖饧,顺手摘荷叶当碗,用手抓着吃。这最原始的做法,却恰恰让碧绿新鲜的荷叶成就了糖饧甜糯清香的独特味道。

在这特别的季节,在这特别的日子,我要去那田野荷塘采一片碧绿荷叶,包上几块红白相间的糖饧。手指轻轻掇起菱形糖饧,感觉这清凉、记忆这甜美、享受这柔糯的味道。为了品一品这人世间烟火气息,也为了绵延不断的思念。



惊鸿一瞥

娟子 摄



品味长堰

受朋友鼓动,早上五点半从家里出发,驱车前往长堰水库。沿西站大道来到城西街道溪干村,G60高速北侧长堰水库的雄伟大坝赫然映入眼帘。穿过高速公路下通道来到大坝脚下,泊好车,兴致勃勃地登上大坝,慢慢品味大自然恩赐的这幅精美画卷。

都说“水是山的眼睛”。但见,伏龙山下,一湾碧水蜿蜒于群山之间,在霞光的挑逗中闪烁着无数只眼睛;山峦高低起伏,显得静谧又温柔:“松排山面千重翠”,郁郁葱葱的马尾松,像一排排穿着绿军装的士兵,威严整齐,静静地守护着一方神圣的土地;微风把平静的湖面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;几只鱼鸥悠闲地在空中盘旋,忽然俯冲入水,抓起小鱼后振翅飞向松林,宽阔的湖面上留下一个

个优美动人的图案,宛如五线谱上跳动的一个个音符。“烟波不动影沉沉,碧色全无翠色深”,两边青山争相跳入湖水中,接受湖水轻柔的洗礼……晨曦中,山、水和鱼鸥绘出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,置身其中,恍入仙境。此刻,我再次体会到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句话的真谛,原来,绿色生态才是最大的财富!

“铛!铛!铛!”千年古刹——圣寿禅寺的钟声,惊醒了如痴如醉的我,回荡在山谷的余音,夹着宋濂论道的韵味顺着湖面飘过来,沁入了我的心。

长堰水库,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以人工为主建造起来的中型水利工程。库区蓄水面积达4.9万平方,总容量1112万立方,水库因坝址原有一座长堰而得名。曾听老爸说,在六十年代,秋收

后,为多挣几分工分,他一大早就带着几个叔叔挑着簸箕走四公里多路,来这里参加水库大坝建设。附近村庄的男女劳力也一样,带着煮熟的胡萝卜和番薯当午餐来这里参加大坝建设。在“万众一心”“人定胜天”的精神感召下,先辈们用锄头、手推车等简单的工具,筑就了眼前的大坝。我儿时也曾跟随父母来过工地,当年近千人在一起劳动的火热场面依然清晰,八个壮汉拉绳打夯的口号声还在耳边回响。前几天晚餐时,爸妈又提及了当年修建长堰大坝奋斗的情形,“做长堰”已经成了父辈们难以抹去的印记,成了那个时代主旋律。脚下的大坝,见证了父辈们当年艰苦奋斗的历程,眼前这清澈如镜的长堰水,正是父辈们用汗水积聚而成的。

◆风月无边

缪文中

站在大坝上转身往南,城西的概貌一览无遗:G60上来回不断的车流,在跟来往穿梭的高铁赛跑;雄伟的铁路口岸里,中欧班列在汽笛声中驶向远方;西站大道、雪峰西路和香溪路三条主干道交叉连贯,整洁宽敞;高耸入云的集聚区高楼俯瞰着繁华的粮食市场和一排排的农村新房;那连片荷塘里溢出的幽幽清香正诉说着城西日新月异的变化……我忽然想起东河肉饼来,难怪它会越来越香!

来到水边,迎着朝阳,我掬起一抔水尝了尝,清冽微甜。我知道,长堰的水,从分水塘来,融入了信仰的味道。这弯碧波,既赐予我自然之美,还把我卷入了过往的追思和对未来的向往之中,在我心里荡起层层涟漪,久久难以平静。

一个好去处

暑假闲来无事,一日路过图书馆,心想这不是个好去处吗?于是进去看看。炎炎夏日,里面开着空调又扇着吊扇,非常凉爽,而里面的安静,使得这一份凉爽更沁人心脾。于是,图书馆就成了我这个假期的好去处。

这个图书馆不大,新的图书馆已搬迁,这里是旧址,还仍然开放,只有十一张桌子,每张桌子坐四人。几天下来,观察来看书的人,以年轻人居多,他们都带了厚厚的书来,有的戴着耳塞做作业,看他凝神一会儿,又刷刷刷地在纸上写一会儿。他们是因为图书馆的安静,为了学业或者应付某种考试而来看书的。想想自己最幸福,不用为高考或种种考试在这里看书,心是清闲的,没有丝毫压力,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本小说,是多么幸福的事啊!——真是“小确幸”(微小而确实的幸福)!比较多的男性老年读者,他们有的搬把椅子坐到电扇下,凝神专

注地举一张报纸在看,有的拿了枚放大镜,一次只能看几个字。中年人少,因为他们忙于生计。中年女性更少,因为她们忙了事业还要忙家务,像我这样清闲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农民工却有几个,晒得黝黑的皮肤和邋遢的衣着是他们的名片。这几个人在劳动之余,来看看报纸杂志,让身心放松,精神上得到滋养,这几个人是少数。也有人将电脑搬来了,图书馆有插座,手机也可以充电。看这些读者,有的长时间在这里学习,也有的偶然来看看杂志,消遣。

图书馆,是收集、整理、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、参考的机构。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,便产生了文字,用来记录这些文字的载体——图书也就应运而生。图书馆担负着保存人类文化典籍的任务,这是它最古老的职责。当然,现在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实现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,这一传统职能受到冲击,但

手写和纸质的文献利用仍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。

“图书馆”是一个外来语,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到我国。据载,我国文献中最早出现图书馆是1894年《教育世界》第62期刊登的《拟设简便图书馆说》。因为我国的图书馆起初并不称为“图书馆”,而是称为“府”“阁”“观”等。如西周的盟府、西汉的石渠阁、东观和兰台等等,但这些都属于国家藏书机构,不为布衣百姓服务,直到北宋时期,才出现了我国首座公共性质的图书馆——李氏山房。

现在在一些国家、地方还出现一种“真人图书馆”。如瑞典马尔默图书馆就推出了一项把九人团体作为“真人图书”供大众借阅的项目。读者可以“借”一个活生生的人与自己交谈,这个人将自己的人生经验、隐性活态资源与人分享,和读者面对面地探讨不同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环境或者信仰等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真

◆书人书话

王 边

人图书馆的使命不仅是让读者获取一些自己好奇的知识,还是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歧视,增强人们的安全感,这是我们阅读纸质图书不太可能获得的最直接感受。“真人书”有球迷、女消防员、流浪汉、警察、政客、新闻记者等各阶层人士,他们都是志愿者。

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好去处,可以到阅览室翻翻报纸,看看画报杂志,欣赏一下美术作品,也可以从图书馆借去自己喜爱的图书回家细细品味,享受读书之乐。这个暑假,我每天总有半天泡在图书馆,生活的、保健的、思想的,各方面杂志让我流连其间,爱不释手。特别是保健方面的,自己已近更年期,三高等毛病也都找上门来,看一些医学杂志,给自己的健康敲响警钟,指点防范和治疗的迷津。还有一些书籍,在思想上启迪了自己,提高了自己的认知。

图书馆,真是一个好去处。